第一百九十五章 生之焰是小绿

“雷兄弟喝过这酒吗？”王为安的语气多是自豪，很显然是在炫耀这酒。

雷亚擦了擦嘴上挂着的酒水，因为酒烈刺激了嗓子，使声音有些尖哑。

“没喝过，这么烈的。”

王为安的语气已经三分清醒七分酒气，哈哈大笑起来：“你们这些小公子喝那些就是些娘们似的，这些才是爷们该喝的东西。一口气下去全身都是火。”

“王大哥说的对。”雷亚也是性情大起，抓起酒坛碰了一下说：“继续。”

两人来来回回走了三次，一坛酒下去了一大半。

“王大哥在佣兵团里干了好长时间了吧？”雷亚吐出来的话像是含着石子。

“那是，我可是第一批跟着老大的人。”

“王大哥可以呀，这几年刀尖添血，刀山火海趟过来的。”

在雷亚的吹捧中，王为安感觉这个雷亚越来越是自己的人生知己，好像找到了多年不见兄弟。

直到时间来到了凌晨外面的雨声夹杂的大风比昨天还要大。

房间中只剩下雷亚一个人，疲惫的躺在床上，整个房间弥漫着熏眼睛的酒气，回忆着刚才的谈话内容。

原本只是想套出魂石是怎么来的，没想到还有意外收获。

天狼佣兵团这次去星瀚城的原因是为了报答肖家的恩情，而这个恩情就是当年肖家老祖救了重伤的胡狼并且他手中的那块魂石就是肖家老祖给的。

“为什么我手中的那块魂石没有吸引我？难道包家和肖家的魂石有区别？”雷亚揉着自己的太阳穴犯起了自语的老毛病，因为烈酒的原因头疼一阵阵的传来。

“那是因为你的魂石是子石。”

一个熟悉的声音传到雷亚的耳朵中。

雷亚努力倾听者老者的声音，但还是很朦胧，那是就是运功都没法驱除的酒劲在体内作用。

“好了，炎老。”雷亚打住了炎老的声音说：“抱歉，我现在什么也听不清楚，我最后保留的清醒快没了，让我睡一觉。”

也不知道自己说完之后炎老有没有说话，反正整个世界都变成了黑暗，睡了过去。

炎老的灵魂飘在了空中，扫了眼凌乱的房间。

四个酒坛倒在四周，地上还有好几滩液体。

这可不是他们喝尿下的，不过也差不多，是雷亚运功排出来的。要不然以他一个菜鸟的酒量和这么烈的酒早就趴下了。

不断地运功排除酒份，也只只保留这最后一丝清醒，后面基本上就跟给自己的身体的下命令一样，让身体机械的执行着要完成的任务。

也幸好那个家伙能喝也能醉，该说的不该说的都说了，不过以他那酒量要是不下那点药，雷亚还真拼不过他，四坛子他自己干掉了两坛子半。

最后炎老的目光定格在了雷亚身上，灵魂状的身体目光明亮也不知道在想什么。

而躺在床上的雷亚一点意识都没有，睡得很死，因为他知道周围的危险不需要他来警惕。

盯了好长一段时间，炎老收回了目光飘到了窗前看向窗外的雨夜。

“我还以为你又要干了呢？”

房间里响起了一个声音，声音偏女性、有些不善、带着一种成熟的味道同时也很陌生。

漂浮在窗口的炎老缓缓地转过身来，即使刚才从灵魂探测中已经知道是什么东西了，但是转过头来亲眼看到之后还有有些惊讶。

炎老有些不确定的说：“你的声音？”

一团绿色的火苗漂浮在睡死过去的雷亚的衣服上，好像火苗本身有眼睛般盯着炎老的声音，在火苗的内部发出了声音：“很意外吗？”

这句话让炎老确定自己刚才没有听错，不是生之焰通过鼓动灵气也不是通过灵魂发出的不男不女的声音，而是真正是她本省发出的声音。

一阵惊愕之后，炎老平复了自己的情绪说：“跟了这小子之后什么意外没见过，习惯了。你也是成长的也太快了吧！”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应该是一种进化吧。”生之焰的声音依旧是那种成熟女性的声音，这应该是是她成长之后最终定型下来的声音，只是没有刚才的寒意。

炎老苦笑了一下说：“跟了我这么多个纪元都没半点变化，跟了这小子十年已经进化成这样了，这人与人之间还真是不公平呢。”

生之焰自傲地说：“我选中的人还能有错。”

“生之焰。不对…”炎老纠正了自己的称呼：“小绿你好像变弱了。”

这称呼的改变已经证明了一切，曾经的神认为属于自己的东西现在变成了别人的。

小绿的声音一下子变冷了许多说：“就算是变弱了也能拉你陪葬。”

“啊？”炎老的嘴角的笑容更加僵硬，笑声中充满了无奈说：“我知道你倒戈了，但也不至于叛变的这么彻底吧。而且我在你的印象中就这么坏吗？”

小绿干脆利落的说：“很坏。”又补充了一点：“就比他好一点点。”

“他！”炎老看向雷亚，一下子明白了过来，这次的笑容消融变得和蔼起来，无奈中更多的是欣慰的语气说：“你呀，长大的姑娘留不住。这个向哪方面进化应该是你自己选的吧？”

“是。不过谁是你闺女。”小绿语气中的寒意再次消失，这次她真的确定没有敌人：“我比你大吧，当初我遇见是的时候我已经存在了无数年了。”

“得了，是你有灵智的时间长还是我长。”炎老再次转过身看向外面的雨夜，语气不似刚才那么轻松说：“我呀，认老了。当初第一次见到他时就认老了。”

“那你刚才还看他。”

炎老有些无辜的说：“我看我徒弟怎么了？有什么不对吗？”

小绿一针见血的回答：“有贪婪。”

“明明都跟我徒弟了，还这么了解我。我都有种一把年纪被绿的感觉。”

“少来。你刚才就是在想些别的事。”小绿再次把话题引了回来。

“你又不是不知道《天命》‘祭礼’是啥，我都这样做了还有啥好怀疑的。”

“你什么事干不出来。”炎老的无辜被小绿无情的打断，不过小绿的话音一转：“我知道你是为他好，也相信你以前作的是没有坏念头的，不这次是什么让你犹豫了？”

“真是的。”炎老看着外面的暴雨，叹了口气说：“你也太了解我了。既然你这么了解我就应该知道我的回答吧。”

“这是个秘密。”小绿和炎老异口同声的说了出来。

炎老笑着说：“咱两的默契依旧呀。”

“你是不是…”

炎老的声音立刻响起：“要把这里收拾一下。你是最了解的我的了，我也喜欢喝酒，现在连酒香都闻不见了。”

小绿没有答话。

空气中出现了一点点的红色的小元素球，落到了地上，燃起了地上的酒液毕竟这些都是雷亚搞小动作留下的证据，要是被人查到就不好了。

直到把整个房间的酒液都烧尽，连酒坛里都燃了一遍，火光才熄灭。

“好了。”炎老转过身来飘向雷亚说：“回去睡觉了，实在不想和你叙旧，知道我太多囧事了。”

“我知道的也不多，我的记忆都是靠火的本身维持，现在我的大部分本身留在了封印中，出来的是生之焰的灵智，而我在脱离时本能的选择了主要的思想，剩下的那些东西还留在那个封印阵中。”

小绿的话让炎老想要进入玄冥锤睡觉的心情一扫而空，因为突然推断出一个可怕的事实。

“你是说现在你是你整个身体的部分？”炎老的声音有些惊疑，像是有揭开一个难以置信的真相。

“没错。”

炎老得到了想要的答案，说出推断：“那就是说那剩下的生之焰只要在雷亚体内就可以…”

“生出第二个我。”小绿补充上接下来的话。

即使已经推测到这个答案，但由当事人说出来还是有些难以接受。

小绿的声音打破了炎老的惊疑：“不过不会。”

“为什么？”炎老有些迫不及待的想知道答案。

小绿打破了炎老的好奇心说：“这是个秘密。”

“行，秘密是吧。看我不把他解开”，雷小子解开封印的时间我还等得起。”炎老钻进了玄冥锤中。

燃在雷亚衣服上的小绿也渐渐熄灭掉。

与客栈外的暴风骤雨，房间里的酒水四撒不同，雷亚现在正处在一片蓝天之下，山崖顶上，下方是一片林海，天空中的阳光温柔的洒在身上，微风吹过秀发拂过枕在女人腿上雷亚的脸上，有些发痒。

女子的缓缓地吹着口中的萧。

是一首温柔的曲子，洗去岁月的铅华、世间的污垢，安抚着雷亚那颗劳累的心。

一曲终了，女子放下手中的萧，抚摸着雷亚的脸颊。

女子手指划过的感觉让雷亚忘记了一切，只想这一刻到永远。

“你的头发变长了呢。”

女子的声音很温柔，胜过天空的阳光、胜过抚过的微风，一辈子就算只听到一次也不枉此生。

就算没有正眼雷亚都知道自己躺在了谁的怀里，很熟悉也很久违。

“想你，很想。”简单的四个字，抒发出雷亚那思如狂的感情，却又怎么也抒发不完。

雷亚抓住抚摸自己脸颊的手。

很软、有点滑，一点也不像是一个习武之人的手。不过这个世界境界越高保养的越好吧，皇后、魔女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想我为什么不睁开眼看看我呢？萧都吹完了，你还闭着眼听什么？”女子的声音从温柔转化成俏皮。

“我怕睁开眼你就不在了。” 雷亚很想睁开眼但是又害怕看不到。

“我不是一直在你身边嘛，怎么会不在呢？”女子温柔的说：“我的男人什么时候这么怕了。”

终究抵不过内心的思念和女子的劝说，雷亚慢慢睁开了眼。